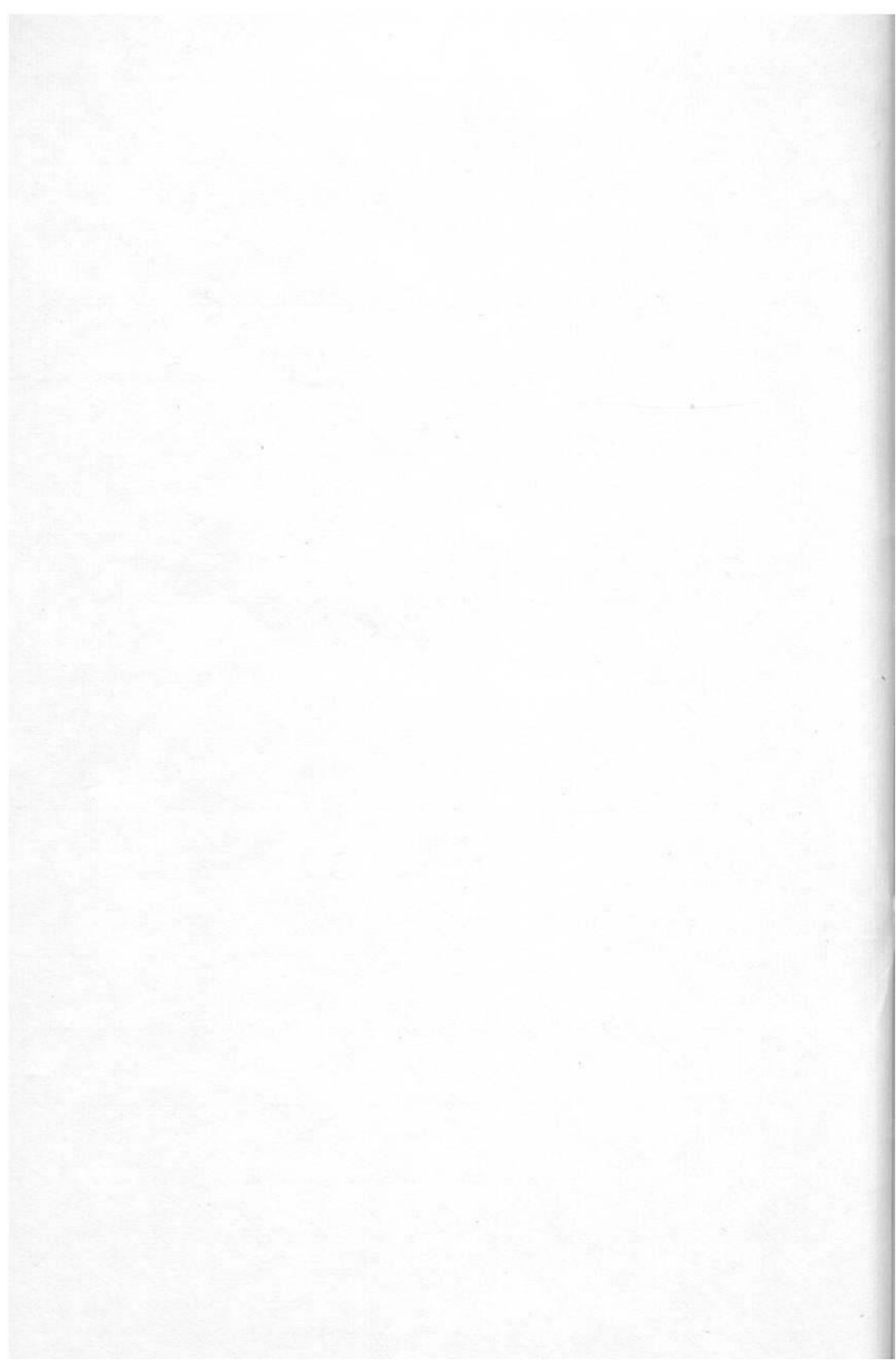


春秋左傳正義

二十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四

襄公

襄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郊

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

別二十五

年夷儀會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

盟秦伯車如晉涖盟

伯車秦伯之弟鍼也

成而不結

固也傳為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

疏

注在二至儀會正義曰凡傳却言

前事者皆舉時事為驗二十四年二十五年頻年會于夷儀恐其事無以相別故復言齊人城郊以明秦晉為成在

卷末正義二十四

五

二十四年也不直言齊人城郊者以其非經故也此已連經舉之故下文烏餘奔晉豈舉城郊之歲不言會于夷儀

注不結至失之

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左氏傳三十卷則丘明自分為三十也丘明作傳使文勢相接為後年之

事而年前發端者多矣文十年傳云厥貉之會麋子逃歸十一年云楚子伐麋宣十一年傳云厲之役鄭伯逃歸十

二年而云楚子圍鄭皆傳在前卷之末豫為後卷之始此為後年脩成發其前成不結其事與彼相類不宜獨載卷

首知其當繼前年之末也而特跳出在於此卷之首者是傳寫失之也學者以此語字多欲令與下相接故輒斷彼

末寫於此首後人因循不敢改易故失之言失其本真也說文云跳躍也謂足絕地而高舉也魏晉儀注寫章表別

起行頭者謂之跳

出故杜以跳言之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

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行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肯

國猶為叛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復其位曰復歸名與不名傳無

義疏

注行雖至叛也 正義曰叛者背君之名嫌無君不得為叛故注明之林父畏衎入殺己以邑先叛

故衎今雖未居位林父以背國之故猶為叛也 注復其至義例 正義曰復其位曰復歸成十八年傳例也僖二

十八年衛侯鄭復歸于衛曹伯襄復歸于曹與此衛侯衎皆書其名成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不書名俱是歸國立

文不同傳無義例史異辭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偃子公會

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卿會公侯皆應貶方責宋

向成後期故書良霄以駁之若皆稱人則嫌向成直以會公貶之

疏

注卿會至貶之 正義曰僖二十九

年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是卿會公侯皆合貶良霄亦當貶也但向成會公已自當貶而又有後期

之責仲尼書經方責向成後期故書良霄以駁之書良霄所以責向成非是舍霄罪也若良霄與晉宋皆貶稱人則

嫌向成直以會公被貶其後期之責不見故書良霄名退宋班明向成有二罪也案春秋諸國之會後至者多唯退

班在下不褒進先至之人此直退宋人在鄭人之下於文自足必特書良霄以駁向成者以向成宋之執政上卿魯

公親自在會後期而至惰慢之甚故特書良霄深責向成異於他例也

秋宋公殺其世

子痤

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害

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

午許男甯卒于楚

未同盟而赴以名

疏

注未同盟而赴以名 正義曰

宣十七年許男錫我卒甯即錫我之子嗣立以來未與魯會盟而赴以名也

冬楚子蔡侯

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會脩

夷儀歲之成叔向命召行人子貢欲使荅秦命行人子朱

曰朱也當御御進也言次當行三云叔向不應子朱

怒曰班爵同同為大夫何以黜朱於朝黜退也撫

劍從之從叔向也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

之事幸而集集成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

子貢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姦以事

春秋正義二十四

三

詩仲

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拂衣褰裳也人救之

平公曰晉其庶乎庶幾於治吾臣之所爭者大

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謂二子不心競

為忠而撫劍拂衣不務德而爭善爭謂所行為善私欲已侈

能無卑乎私欲侈則公義廢疏注御進至當行正義曰言當進侍君受君命也行

人非一更遞進御此日次朱當御次而不使是黜之也

注拂衣褰裳也正義曰拂者振迅之義以其將鬪知拂衣即褰裳也對則上衣下裳散則可以相通故以褰裳解拂衣平公至甲乎正義曰平公見其臣鬪而言其庶

乎者以其臣爭為國國事必與故庶幾於治也劉炫云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皆道子朱之心非叔向之罪

杜言二子不心競似亦并責叔向者以闕雖一曲一直乃是兩人爭理故以二子言之據其闕而言力爭則叔向亦爭乎善則叔向無之叔向以子負無私欲令應客縱子負應客亦非叔向爭善叔向無可爭杜云爭謂所行為善唯

言子朱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己辭辭不

之心也敬如強命之敬如獻公及子鮮之母對曰君無信臣懼

不免敬如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

使與甯喜言言復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

必敗子鮮賢國人信之必欲使在其間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

命於敬如不得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

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遽伯玉伯玉

曰瑋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瑋走從

近關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衛大夫右宰

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今弒剽天下誰畜

之畜猶容也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悼子

甯喜也受命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還否

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

矣淹久也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其言

為人猶如故 若不巳死無日矣已止也 悼子曰子鮮

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

何為言子鮮為義多不過二出 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巳孫

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子孫文子之

子二月庚寅甯冉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

國傷伯國孫襄也父兄皆不在故乘弱攻之 甯子出舍於郊欲奔伯

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

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子叔衛侯剽言子叔剽無

王 諡書曰甯冉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

嫌受父命納舊君無罪故發之 孫林父以戚如晉以邑屬晉 書曰入

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

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父林

事剽而衍入義可以退唯以專邑自隨為罪故傳發之 甲午衛侯入書曰復

歸國納之也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國嫌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例言國之所納而復

其位 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

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領搖其頭言衍驕心

易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

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二三子諸大夫

吾子獨不在寡人在存問之公聞文子答寧喜之言故忿之古人有

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所怨在親親對曰臣

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

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謂衍居三刺也臣不

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

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傳言衛侯不能安和大臣衛人侵戚東鄙以林父孫氏愬于

晉成茅氏茅氏戚東鄙殖綽伐茅氏殺晉成

三百人殖綽齊人今來在衛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

曰厲之不如厲惡鬼也遂從衛師敗之圍蒯感父言更還

逐殖綽圍衛地雍鉏獲殖綽雍鉏孫氏臣復愬于晉為下晉討衛張

疏殺子叔及大子角正義曰服虔云殺大子角不書舉重者案晉侯宋公殺其世子及陳侯之弟招

殺陳世子皆書經則世子不輕於大夫也孔父荀息之徒

弑君之下并亦言大夫大夫既書於經則弑君并殺世子

世子亦當書不得為舉重也杜既不解當以不告故耳

注子叔至謚故正義曰此刺是穆公之孫黑背之子於

獻公為從父昆弟成十年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傳云
衛子叔黑背侵鄭是黑背字子叔即以子叔為族也元年
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傳云衛子叔來聘是舉族而稱之也
今云殺子叔亦是舉其族為剽無謚故稱族也 書曰至

戮也 正義曰春秋書叛者有此孫林父與宋華亥宋公
之弟辰晉趙鞅晉荀寅五者經皆書叛邾庶其莒牟夷邾
黑肱皆以地來奔雖文不稱叛傳謂此三人為三叛人則
三者亦是叛也所言叛者或據邑而距其君或竊地他國
皆為有地隨已故稱焉叛昭二十二年宋華亥向寧華定
自宋南里出奔楚定十四年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地不
隨已則不稱叛是叛雖戶背之辭皆由地以生名也叛者
判也欲分君之地以從他國故以叛為名焉叛無凡例傳
言書曰是仲尼書為叛也人君賜臣以邑以為祿食臣之
祿謂所食邑也君實有之言其不得專以為己有也君臣
以義而合義則進以事君受此祿食則奉身而退當身
奔他國而以祿歸君專君之祿以周旋從已於法為罪戮

春秋上卷二十一日

方氏

之人故書入於戚以叛罪孫氏也釋例曰古之大夫或錫
之田邑或分之都城故有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君之祿義
則進否則奉身而退若專祿以周旋雖無危國害主之責
皆書曰叛叛者反背之辭也庶賤之人不齒於列故雖有
善惡不章顯名氏若乃披邑害國則以地重必書其名且
終顯其惡也適魯則書地曰來奔來奔則叛可知蓋記事
外內之辭也劉賈說三叛人以地來奔不書叛謂不能專
也此直外內之辭既以地來妻公之姑姊還其大邑不得
復言不能專也是杜以庶其之等皆為叛也專祿者謂專
君之祿以為己有東西隨已謂之為專服虔云專祿謂以
戚叛也既叛衛亦不臣於晉自謂若小國是為專祿其意
言專獨有之不屬人也若不屬晉何故被衛侵而愬於晉
地若不入晉晉復何以成之傳言以戚如晉服言不臣於
晉是反丘明以解傳也 注公聞至之言 正義曰沈氏
云大叔文子聞甯喜許公之言而發歎本非面荅甯喜之
言而云荅者時聞甯喜之言遂自評論不許於甯子與對

面相答無異 故言答也 鄭伯賞入陳之功入陳在前年 三月甲寅

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

車之摠名蓋 請之於王 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為邑 先八邑三十二井 賜子產次

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

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 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

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

賞禮請辭邑賞禮以禮見 賞謂六邑也 公固予之乃受三

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 固與之故受三邑 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

政矣知國 政 讓不失禮疏 注先路至於王 正義 曰周禮巾車云服車五

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纁大夫乘墨車則禮於卿大夫所當

乘者名車不名路也而傳稱王賜叔孫豹鄭子蟜者皆云

大路知此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摠名也賜車稱路從

王賜之名必是稟王之命故云蓋請之於王也宣十六年

傳云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知諸侯命臣有請王之

法故云蓋也 注以路至二井 正義曰禮遺人以物皆

以輕先重後故以路及命服為邑之先也周禮小司徒四井為邑故杜以八邑為三十二井劉炫云案論語有千室之邑又杜注免餘邑為一乘之邑又宋鄭之間六邑岳戈錫等杜何以知此邑非彼等之邑必以為四井之邑今知不然者邑之為名大小無定子展子產為卿日久先有采邑今以入陳有功加賜田土不應更以八箇大邑而又與之至於免餘辭邑云唯卿備百邑故杜以為一乘之邑合論語百乘之家其實一乘稱邑文無所出周禮稱四井為

邑杜以正邑解之故云三十二井得為漸賜土田之義又八邑六邑為節級之差劉以為大邑而規杜氏非也注

上卿至在四正義曰十五年傳云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是伯有在子西之下也十九年傳曰子

展當國子西聽政當國謂攝君事聽政謂為上卿是子西次子展故此注以子西為二良霄為三二十七年鄭伯享

趙孟子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如彼文次伯有在子西之上二十九年裨謚論子產位次云天

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政焉辟之先言伯有後言子西又是子西在伯有之下者據十九年傳子西必在伯有

之上蓋其後更有進退杜據傳上文以次之耳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

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召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

還雩婁縣今屬安豐郡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麋鄭皇

頡戍之皇頡鄭大夫守城麋之邑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戍

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子靈王也正於

伯州犁正曲直也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

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戍

皆非細人易別識也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

貴介弟也介大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戍

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道囚意囚曰頡

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為王子所得戍怒抽戈逐王子

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戍

城麋印董父鄭大夫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

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主作辭以為

請子產曰不獲謂大叔辭以貨請董父必不得受楚之功而取

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免之小利故

謂秦不爾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

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辭如此董父可得弗從遂

春秋正義二十四

十

揚

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更遣使執幣用

子產辭乃得董父傳積子產之善疏秦不其然正義曰秦不肯其如是也六月公會

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

衛疆戚田正戚之封疆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

與孫氏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因姓以名城取田六十井也趙武不書

尊公也罪武會公侯向戌不書後也後會鄭先

宋不失所也如期於是衛侯會之晉將執之不得與會

故不書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

討其弑君伐孫氏也遺北宮括之子女齊司馬侯歸晉而後告諸侯故經書在秋衛侯如晉

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士弱晉主獄大夫秋七月

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欲共請之晉侯兼享

之晉侯賦嘉樂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國

景子相齊侯景子國弱賦蓼蕭蓼蕭詩小雅言大平澤及遠若露之在蕭

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子展相鄭伯賦緇衣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館兮

還予授子之粲兮言不敢違遠於晉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

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

春秋正義二十四

十一

王疏

君之不貳也蓼蕭緇衣二詩所趣各不同故拜二君辭異國子使晏

平仲私於叔向私與叔向語曰晉君宣其明德於

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

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謂晉為林父執

衛侯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

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殺晉成三百人為罪不以林父故

國子賦轡之柔矣逸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子

展賦將仲子兮將仲子詩鄭風義取衆言可畏言衛侯雖別有罪而衆人猶謂晉為臣執

君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

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子展鄭子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鄭穆

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為卿故唯言七穆

疏

注戚城至井也正義曰傳言西鄙懿氏

則西鄙之地以懿氏為名也謂之懿氏則以懿為氏族之名蓋上世有大夫姓懿氏食邑於此地因以其姓名其城也杜以懿氏既為邑名而云取其六十故以為取田六十井服虔云六十邑劉炫以服言為是今知非者此六十之文摠屬懿氏懿氏不見經傳則卑細可知既非卿大夫何得廣有土地分六十之邑而與孫氏且直言六十本無邑文故杜以為六十井劉從昭說以規杜氏非也趙武至所也正義曰僖二十九年諸侯之卿會公于翟泉皆貶之稱人傳曰卿不書罪之也八年諸侯之卿會晉侯于邢丘亦貶稱人傳曰大夫不書尊晉侯也然則尊公侯罪大

未幾至卷二十四

十一

三五

夫其義一也傳文互相見耳此言趙武不書尊公也亦是罪武也故杜云罪武會公侯也其會公侯之罪向戌良霄與趙武亦同但竊別有見義不貶良霄不得摠云卿不書罪之故特言趙武不書尊公明良霄向戌亦為尊公不應書也向戌不書後也言既為會公侯復為後會期故不得如良霄書名氏也會之班次以國大小為序諸會鄭在宋後此會鄭先於宋為鄭依期而至不失所也如不失其所自是常事非有善可褒而得進其班者鄭班常在衛下此會齊衛不至無常班宋自當次晉此直退宋耳非進鄭也言其不失所直是不失常亦非褒文也計良霄會公亦應合貶所以得書名者方責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駁向戌非為舍霄罪也釋例曰澶淵之會趙武向戌良霄以大夫而會魯侯違在禮之制其罪一也成加後會之尤霄有不失所之進文不得並言卿不書罪之故特言尊公明公尊非三人之所敵三人之罪既正而二人獨以他義別叙也以是杜言良霄會公亦合貶也言霄有不失所之進者正

謂不使與宋俱退得進復其本班耳非有外進異於常也
宋以後至退班不在曹人下者宋是大國退居鄭下足以
為責故令仍在曹上此會曹國最小其班正當居末曹人
非後至也案翟泉之盟諸卿敵公則沒公此亦諸卿敵公
不沒公者翟泉之盟杜注云魯侯諱盟天子大夫是以沒
公然則此大夫敵公非公有罪是以不沒公也 注晉將
至不書 正義曰下云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是於此
會為將執之不得與會也不得與會而傳云衛侯會之言
其至會所耳 注嘉樂至於天 正義曰嘉樂君子以下
皆詩之文也晉侯賦此言己嘉樂二君也二君以晉侯樂
己之故故齊賦蓼蕭言澤及於己鄭賦緇衣言不敢遠晉
所以答嘉樂也服虔云晉侯自嘉樂愚之甚也 叔向至
貳也 正義曰沈氏云賦蓼蕭喻晉侯德澤及諸侯言晉
侯有德是安我宗廟也其言與注合緇衣首章云緇衣之
宜兮敝子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欲常
進衣服獻飲食是其不二心也劉炫云蓼蕭首章云既見

君子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言晉侯有聲譽常處位是
得宗廟安也 注逸詩至剛馬 正義曰漢書藝文志無

周書篇目其書今在或云是孔子刪尚書之餘案其文非
尚書之類彼引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
不柔志氣庶庶取與不疑此詩餘無所見故謂彼文是也
注子展至七穆 正義曰居身儉而用心壹叔向自以察
貌觀言而知之其知不由賦詩也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
十九年傳文也子羽不為卿者案成十三年鄭公子班自
誓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不書於經故知不為卿
也杜注彼云皆穆公子也又世族譜云子羽穆公子其後
為羽氏即羽師頡是其孫此非行人子羽公孫揮也世族
譜以公孫揮為雜人自外唯有罕駟豐游印國良七族見
於經傳皆出穆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 芮司徒
公故稱七穆也 宋大夫 赤

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 共姬宋名
伯姬也

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

平公共共姬與之

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也

尤甚姬納諸御嬖生

佐佐元惡而婉

佐貌惡而心順太子痤美而很

合左師畏而惡之

合左師向成寺人惠牆伊戾

為太子內師而無寵

惠牆氏伊戾名秋楚客聘於晉

過宋

上巳有秋復發傳者中間有初不言秋則嫌楚客過在他年

太子知之請

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

女乎

夫謂太子也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

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

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

伊戾為太子內師不行恐內侍廢闕

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

詐作

盟處為太子反徵驗也

而騁告公

騁馳也曰太子將為亂

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

欲速

言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

夫人與左師

夫人佐母棄也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

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

以其婉也召而使請

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

之語聒謹也欲使佐失期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

徐聞其無罪也乃身伊戾左師見夫人之

步馬者步馬習馬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

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圍人歸以告夫

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以玉為錦馬之先

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

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聞左師諛大子所以無罪

春秋正義二十四 十五 金滋

而疏注惠牆氏伊戾名正義曰服虔云惠伊皆發聲實為牆戾杜以下文單稱伊戾是舍族稱名故以

惠牆為氏伊戾為名也內師者身為寺人之官公使之監知大子內事為在內人之長也大子知之正義曰知

之謂與楚客舊相知故請野享之注聒謹也正義曰聲亂耳謂之聒多為言語謹譁亂其耳故聒為謹也左

師至受之正義曰夫人氏者氏猶家也言夫人家之馬也痊死佐為大子棄即正為夫人步馬之時夫人名已定

矣故對云君夫人氏也但棄本是妾左師欲令夫人重已故佯不知之夫人聞之懼已不得為夫人故自稱為妾饋

之錦馬也左師喜得其賜故令使者改命曰君夫人而後拜受之使棄成為夫人傳言左師之諛也鄭伯

歸自晉請衛侯歸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

煩執事懼不免於戾言自懼失敬於大國而得罪使夏謝不

敏

夏子西名

君子曰善事大國

將求於人必先下之言鄭所以能自安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

聲子相善也

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祖父椒舉也

伍舉娶於王

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

獲罪出奔

楚人曰伍

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逐奔晉聲子將如

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

布班

也布荆坐地共議歸楚事朋友世親

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

宋向戌將平晉楚

平在明年

聲子通使於晉

為國

通五

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

故事

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

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

楚往也

杞梓皆木名

雖楚有材晉實用之

言楚亡臣多在晉

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

夫謂晉

對曰雖有而

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

歸生聲子名

善為國者

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

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

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詩

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

雅殄盡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瘁病也

懼失善也逸書也不經商頌有之曰不僭不

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詩商頌言

僭差刑不濫溢不敢怠解自寬此湯所以獲天福殷湯賞不

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恤民

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是以將賞

春秋正義二十四

十七

吳省

為之加膳加膳則飲賜飲饜也酒食賜下無此

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

樂不舉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

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

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

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

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子儀之亂析公奔晉

在文十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殿後

四年

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

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其聲楚師

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

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麇而還

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麇鄭於是

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

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

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郟郟晉邑以為謀主彭

春秋正義二十四

十八

何昇

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在成十八年晉將遁

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

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擇蒐閱秣馬蓐食師陳

焚次次舍也焚舍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

欲使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

石歸在元年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

為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子反與子

靈爭夏姬子靈巫臣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巫臣不使得取夏姬

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晉邑以為謀主扞禦

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

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

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譙國鄭縣東北有棘亭楚罷於

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事見成七年若

敖之亂伯賁之子貞白奔晉晉人與之苗

若敖亂在宣四年苗音邑以為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十六年楚

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

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唯在中軍若塞

井夷竈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以為陳藥范易行以

誘之藥書時將中軍范變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賁已不復顧二穆之兵中行二

卻必克二穆卻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卻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

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

四萃四面集攻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燿夷傷

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燿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

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

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

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

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

言楚亦不以爲意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

以舉材能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

比叔向言詐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

之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於楚**疏**注聲子至舉也正義曰聲子則經

傳所云蔡公孫歸生是也傳言其子伍舉足明舉爲參之子聲子文不繫朝故云子朝之子以辨明之伍舉至復

五十一春秋正義二十四王玩故正義曰楚語云椒舉將奔晉蔡聲子遇之於鄭郊饗之以璧賄曰子尚良食尚能事晉君以爲諸侯主辭曰非

所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故椒舉降三拜納其乘馬聲子受之是杜所云共議歸

楚之事傳云言復故謂此也注平在明年正義曰明年聲子始說子氏傳於此言之者蓋伍舉以此年去楚故

傳記之於此年也賞不僭而刑不濫正義曰僭謂僭差濫謂濫佚賞不僭所賞必有功不僭差也刑不濫所刑

必得罪不濫佚也詩曰至謂也正義曰詩大雅瞻卬之篇也言國內賢人之既云已喪亡矣則邦國盡皆因病

此詩之意言無善人之謂也故夏至善也正義曰此在大禹謨之篇臯陶論用刑之法也經常也言若用刑錯

失等與其殺不罪之人寧失於不常之罪謂實有罪而失於妄免也此書之意懼失善也注爲下至天子正義

曰此商頌殷武之篇詩注謂天命湯於在下之國此云爲下國所命謂下國諸侯推命湯爲天子則商書云東征西

夷怨南征北狄怨又云室家相慶曰后來其蘇是也 將刑至徹樂 正義曰周禮膳夫職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鄭玄云殺牲盛饌曰舉又曰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鄭衆云大故刑殺也莊二十年傳曰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是禮法將刑爲之不舉也舉則以樂勸食不舉故徹去樂縣大司樂云大札大凶大災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鄭玄云弛釋下之釋下即是徹縣也大司樂弛縣之內不言刑殺大故文不具耳 射御驅侵 正義曰教之驅車侵伐人也 注塞井夷竈以爲陳 正義曰成十六年傳說此事云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則此謀范匄所爲今以爲苗賁皇之計者鄭衆云此范匄所言苗賁皇亦言之故聲子引以爲喻 樂范易行以誘之 正義曰賈逵鄭衆皆讀易爲變易之易賈以行爲道也樂爲將范爲佐二人分中軍別將之欲使樂與范易道令范先誘楚樂以良卒從而擊之鄭謂易行中軍與下軍

方九

春秋正義二十四

三

何澄

易卒伍也計設謀之時軍旣夫動道未定分何以言改道也將卒相附繫屬久矣無容臨戰而改易將卒且言易行行非卒伍之名安得爲易卒伍也二者之說皆不可通杜以傳言誘之則謂羸師毀軍示弱以誘敵故讀易爲簡易之易謂簡易行陳少其丘備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使中行二卻得克二穆也楚語說此事云雍子謂樂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歆之韋昭云中下中軍之上下也歆猶貪也簡易樂范之行示之弱以誑楚也是韋昭已讀爲簡易之易故杜從之也此與楚語俱述聲子之言傳言鄢陵之敗苗賁皇之爲楚語亦論鄢陵之役而云雍子之爲二文不同或丘明傳聞兩說兩記之也劉炫以爲國語非丘明所作爲有此類注往與左傳不同故也 注四萃四面集攻之 正義曰楚語云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韋昭云時晉有四軍言三集者中軍見入而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致攻之韋昭見彼爲三字故說之使通耳蓋二文不同必有一誤 注夷傷至

為燿 正義曰月令云瞻夷察傷知夷亦傷也於時呂錡射王中目是王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燿相傳有此語也言軍師之敗若火滅然 子木至逆之 正義曰楚語說此事云子木愀然曰夫子何如召之其來乎對曰云人得復何為不來子木曰不來則若之何對曰資東陽之盜殺之其可乎子木曰不可我為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於晉非義也子為我召之吾倍其室乃使椒鳴召其父而復之 許靈公如楚請伐

鄭 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 曰師不興孤不

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

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為許鄭人將禦之子

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和在楚王是故

春秋正義二十四 二二

昧於一來昧猶貪冒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

逞快也夫小人之性豐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

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動

也嗇貪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豐勇貪名之人非能為國計慮以利不可從也子展說不

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南里鄭邑涉

於樂氏樂氏津名門于師之梁鄭城縣門發獲

九人焉涉于汜而歸於汜城下涉而後葬許

靈公卒靈公之志而後葬之 疏 夫小至從之 正義曰於時鄭國勇夫皆貪欲禦寇望敗楚以

成己名故子產為此言以破之夫此鄭國欲得戰者小人之性奮動於勇貪於禍亂冀得戰鬪以足滿其性而自求成武勇之名焉欲得禦寇者皆自為其身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得從之言禦寇之計不可從也注 豐動至從也

正義曰賈鄭先儒皆以豐為動也王肅云豐謂自矜奮以夸人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佗奮豐以軒鬻是豐為奮動之意也嗇是吝惜之名故為貪也詩云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是小人之性貪禍亂也言鄭人欲得與楚戰者皆是奮動於勇貪求名譽之人欲望因有禍亂以成己名非能為國家計慮希長久之利不可從也定本云嗇養也非也

注於汜至南歸 正義曰杜檢汜是地名非水名而云涉于汜是於汜地涉水耳釋例土地名云楚伐鄭師于汜襄城縣南汜城是也汝水出南陽魯縣東南經襄城是知於汜城下涉汝水而南歸也 衛人歸衛

姬于晉乃釋衛侯衛侯以女說 君子是以知

五十一 春秋正義二十四

二二三

陳彬

平公之失政也傳言晉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

使請事問何事 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

旅無他事矣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

職貢於宰旅 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

辭不失舊阜大也傳言周衰諸侯莫 疏注起宣至

義曰周禮大國之卿三命天子上士亦三命曲禮云列國

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是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國禮

法當稱士也以其人官卑故下士獨得旅稱周禮大宰之

屬官有旅下士三十有二人是知宰旅為冢宰之下士也

劉炫云知時事四時貢職者小行人云春入貢秋獻功王

親受之鄭玄云貢謂六服所貢功謂考績之功是諸侯大

夫貢時事之義也齊人城郊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餘

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廩丘今東郡廩丘縣故城是襲衛羊角取

之今廩丘縣所治羊角城是遂襲我高魚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句有大

雨自其實入雨故水介于其庫入高魚庫而介其甲以登

其城克而取之取魯高魚無所諱而不書其義未聞又取邑于宋

於是范宣子卒宣子范句諸侯弗能治也及趙

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

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

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比類宜見討而貪之是

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

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晉大夫能無

用師言有權謀疏注烏餘至城是正義曰釋例土地名以廩丘為齊地案廩丘地在東郡則是衛之邦城

齊竟不至此也羊角高魚皆在東郡廩丘與之相近齊不

得別有廩丘烏餘齊之大夫得以廩丘奔晉者蓋齊人往

前取得衛邑以賜烏餘如鄭公孫段之得州宋樂大心之

有原也宋鄭大夫得以晉地為采邑是知齊大夫得以衛地為采邑杜見齊人以之奔晉故釋例以為齊地明年討烏餘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蓋以廩丘歸齊也注取魯至未聞正義曰服虔云取魯高魚及反之皆不書蓋諱之杜以被人取邑無所可諱故云其義未聞莊十八年公追

戎于濟西傳云不言其來諱之也戎來不覺國以為諱盜竊魯邑而云無可諱者所言諱者諱國惡禮也侯不在疆戎來不覺是國無政令故諱之此守高魚者不覺介於其庫直是守者罪耳非國之恥故諸被伐取魯邑皆不諱也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鄆書而不諱知失邑無可諱也此亦戰于麻隧之類蓋經文脫漏耳 於是至治之 正義曰烏餘以二十四年奔晉二十五年范宣子卒趙文子代之為政至明年始討烏餘故云乃卒治之傳先言治之下乃述其治之事也

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景公即位通嗣

也君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

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王·八·一

春秋正義二十四

二十五

朱泚

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軟而書先晉貴信也陳于晉會常

疏

注案傳至惡下正義曰案傳諸

國大夫及諸侯之身至宋者有晉楚齊秦魯衛陳蔡鄭許曹邾滕并宋為主人凡十四國也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

人私屬皆不與於盟為盟而為此會故不盟者會亦不序也宋為地主法當不序於列故經唯序九國大夫也案傳

楚先晉軟則當先書楚傳言書先晉晉有信也是仲尼貴晉有信故先書趙武也釋例班序譜晉合諸侯二十國起

僖二十八年盡哀十四年大率皆陳後次蔡蔡後次衛是陳于晉會常在衛上也今孔奐乃降於蔡衛在石惡之下

故知奐非上卿故也成三年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是計卿位為班也知非奐後至者以傳稱與

蔡公孫歸生同至故也案傳七月之下乃云庚辰子木等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則諸侯大夫七月始集於

宋而此會書在夏者事雖在秋行還乃告追以叔孫豹發時書之十年夏會于祖而經書在春注云經書春書始行此亦彼之類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甯喜弒剽立術術本雖不以弒剽致討於大義

宜追討之故經以國討為文書名也書在宋會下從赴

衛侯之弟鱣出奔晉

衛侯始者云改由甯氏祭則寡人而今復患其專緩荅免餘既負其前信且不能友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



注甯喜至從赴 正義曰大夫見殺書名者皆是罪之文案此殺喜之傳乃為專而殺之喜之於術

未為罪當死也故杜跡其應死之狀弒君之賊於法當誅術雖不以弒剽致討其於大義宜追討之故雖非國人討賊因其被殺亦以國討為文書其名以罪喜也不以弒君之罪討之故言追也

注衛侯至罪兄 正義曰釋例曰仲尼因母弟之例以與義鄭伯懷害弟之心天正縱羣臣以殺其弟夫子探書其志故顯書二兄以首惡佞夫稱弟

六十一

春秋左傳卷二十四

二十一

朱漢

不聞反謀也鄭段去弟身為謀首也然則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也推此以觀其餘秦伯之弟鍼陳侯之弟黃衛侯之弟鱣皆是兄害其弟者也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各有曲直書弟則示兄曲也是杜以鱣之出奔非鱣之罪故跡其事以為衛侯罪狀也衛侯始者使鱣與甯喜言云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如是則甯喜專權未為負約而今公患其專政故免餘請殺公復緩荅免餘任令殺喜既負其言信又不能友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其弟以罪兄也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曰罪秦伯知此亦罪衛侯也

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夏會之大夫也

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釋例論之備矣



注夏會至備矣 正義曰

杜云夏會之大夫者因經書在夏故云夏會其實會在秋耳諸國朝會而因有他事者皆前日而後凡故此不復序

而摠云諸侯之大夫還是夏會之大夫也豹去叔孫者傳言季孫以公命命豹使視邾滕而叔孫不從不書其族言違公命故貶之也從公之命於理順也不視邾滕其是小也順君之命其禮大不視邾滕為是小豹不倚此順道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也於時魯國君弱臣彊政令出於季氏魯君不得有命臣之理臣之小者季氏以己意命之皆不敢不從也叔孫豹秉心彊直季氏所憚恐不從己意故假以公命命之諸傳言以公命者實非公命而假稱公耳其時魯君未嘗有命此稱公命是假可知豹雖心知是假若其即以爲真共敬從命則國內義士皆將生心必相告云豹是國之大賢我等仰以取法聞是公命雖非亦從則知公之所命悉不可違豈不使季氏懼而公室尊也從公之命是爲順也如此雖實非公命豹但倚此順道以從公命則弱命之君命得顯矣尊君卑臣在此一舉比視邾滕未爲大失豹乃辨其小是以從己心違君之命故貶之釋例曰季氏專魯祿之去公室三

世矣制命出於私門非國所知也叔孫豹魯之賢臣欲斥難以矯時故季孫憚之不敢以己意假公命以彰叔孫也邾滕之班不列於會豹不登朝固請受命而行邾滕降次事非機危既不馳請又不辭會而率意改命失命之甚其君民食於深宮今一出命共命之使所宜崇長雖有小失遂而伸之國內固知我君之命不可以違則季氏有懼而義士生心君子以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也杜言辨小是者豹云宋衛吾匹不視邾滕於理是也但比於申弱君之命使臣卑而君尊此爲小耳

冬十有二月乙亥

朔日有食之

今長歷推十一月朔非十二月傳曰辰在申再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爲三失閏

故知

疏

注今長至經誤正義曰此經言十二月而傳言十一月今杜以長歷推之乙亥是十一月朔

非十二月也傳曰辰在申再失閏矣若是十二月當爲辰在亥以申爲亥則是三失閏非再失也推歷與傳合知傳

走而經
誤也

傳二十七年春晉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

徒以受地必周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為名使烏餘

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地來故詐許封之烏餘以其眾出出受

也封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效致也使齊魯宋偽若致邑封烏餘

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徒眾皆取其邑而歸

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

疏使烏餘具車徒正義曰必使烏餘具車徒者以三國皆具車徒若不使亦具車徒恐其驚而覺也且烏

餘竊邑諸侯不能治之則烏餘之眾彊也慮其進散欲聚

以執之下云盡獲之是也皆取至於晉正義曰古本

亦有不重言諸侯者今定本重有諸侯若重言諸侯則天

下諸侯以此事故皆睦於晉也劉炫云晉宋古本皆不重

言諸侯則唯謂齊魯宋三國睦耳不重是也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

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季慶封字叔

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

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

也相鼠詩鄘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慶封不知此詩為己言其闇甚為明年慶封來奔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免餘

衛大夫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及此反吾與之言矣

言政在甯氏事未可知恐伐之未必勝祇成惡名止也祇適也

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

孫臣謀二公孫使攻甯氏弗克皆死無地及臣皆死

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為孫氏所殺

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

朝穀不書非卿也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

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

三十七春秋三傳二十四二十九陳彬

受命矣乃行行會于宋為明年石惡奔傳子鮮曰逐我者

出謂孫林父納我者死謂甯喜賞罰無章何以沮

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難以治國且

縛實使之使甯喜納君遂出奔晉且使止之不可

不肯留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還

託於木門木門晉邑不鄉衛國而坐怨之深也木門

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

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明已

出欲仕無所自慙 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

仕自誓不仕終身公喪之如稅服終身稅即縗也喪服縗縗裳縷細而希也

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愍子鮮故特為此服此服無月數而獻公尋薨故言終身公與免餘

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

上祿亂也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室又云十室明通稱臣弗敢

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

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

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贊佐也君其命之

乃使文子為卿文子大疏注獻公至所殺正義

驕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彼所殺者皆是公子而此臣是公孫公言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知是爾

時死耳亦不知彼所殺者誰是臣之父也子鮮至難乎正義曰逐我者應死而得生出納我者有功而更身死章

明也沮止也罰有罪所以止人為惡賞有功所以勸人為善今賞罰既無章明何以得為止勸乎刑法也君失其信

違信而殺甯喜而國無法賞罰無所章明以此為國不亦難乎言治國難也注自誓不仕終身正義曰終身不

仕叙事辭也言自誓不仕以終其身故傳言終身不仕也此終身者子鮮之身終也下云公喪之終身者獻公之身

終也獻公以二十九年夏卒其子鮮之卒蓋差在獻公之前耳故公喪服以終身也注稅即至終身正義曰傳

云公喪之者言公為之服喪服也禮無稅服之名如稅服者不知何服也服虔云衰麻已除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

是為稅服稅服之輕者案禮記過而追服實名為稅以
聞凶之日為服喪之始其服追過而服之衰麻不為有異
何云服之輕者公若依彼稅服法其兄弟之服則還是齊
衰期耳何以得云如也杜以其義不通故云稅即總也當
是聲相近而字改易耳喪服有總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
其章唯有諸侯大夫為天子以外無人服此服也喪服傳
曰總衰者小功之總也鄭玄云治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
半細其縷者以恩輕外數少者以服至尊凡布細而踈者
謂之總是總者縷細而希踈也喪服之文在大功之下小
功之上是非五服之常也既葬除之是本無月數也禮天
子諸侯絕旁期計公於子鮮不應為之服獻公痛愍子鮮
特為服此服也此服既無月數獻公服之不自云幾月當
止獻公尋自身薨至死未釋此服故云終身也兄弟之服
本服期耳獻公驕淫之君不應過其常月杜言獻公尋薨
謂此子鮮之卒差在獻公前耳 注此一至通稱 正義
曰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單一乘此一乘之邑每邑方十
王四四 春秋正義二十四 三十一 王壽

里也論語云百乘之家大夫稱家邑有百乘是百乘為采
邑之極此云唯卿備百邑知所言邑者皆是一乘之邑非
四井之邑也杜以一乘名邑書傳無文故 宋向成善
引論語千室十室明其大小通稱邑也

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

兵以為名欲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

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蠹害

物之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

將許之言雖知兵不得久弭今不可不許弗許楚將許之以

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

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

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

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

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

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

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

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鄉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仲尼

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

春秋左傳卷二十四

二十二

江漢

向因享宴之會展賓主之辭故仲尼以為多文辭 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

須無衛石惡至須無陳文子甲寅晉荀盈從趙

武至趙武命盈追已故言從趙武後武遣盈如楚丙辰邾悼公至小國

自來故君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時

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 丁卯宋向戌如陳從

子木成言於楚就於陳成楚之要言戊辰滕成公至

亦小國 君自來 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

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 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

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

能於秦也不能服而使之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

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請齊使朝楚壬申左師

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駟傳也謁告也王

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經所以不書齊秦秋七月

戊寅左師至從陳還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

以齊言子皙公子黑肱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庚辰子木至自

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二國大夫與子木俱至曹許

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示不相忌晉楚各處其偏

晉處北楚處南伯夙謂趙孟伯夙荀盈曰楚氛甚惡懼難

氛氣也言楚有襲晉之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

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在東有急可左迴入宋東門辛巳將盟於宋西門

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伯州犁曰合諸

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

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

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

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宰

伯州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

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

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存信亡何以

及三為明年子木死起本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

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

其死單盡也斃踣也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

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斃於死非子之患也楚

宋宋王義二十四

二十四

王宗

言當死晉不食言故無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也必

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為楚

所病則欲入宋城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

也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

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稱舉也吾庸多

矣非所患也晉獨取信故其功多季武子使謂叔孫以

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躬

之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私屬二國

故 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

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

命也 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君唯以此命告

之 晉楚爭先 爭先 敵血 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

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

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

也久矣 狎更也 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

侯歸晉之德只 只 辭 非歸其尸盟也 尸主也 子務

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

小國主 辨具 楚為晉細不亦可乎 欲推使 楚主盟 乃先楚

人書先晉晉有信也 蓋孔子 追正之 壬午宋公兼享

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 客一坐所尊故季孫 飲大夫酒臧紇為客

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

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

于蒙門之外 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以 近在其國故謙而重盟重盟故不書蒙

門宋 城門 疏 注蠹害物之蟲 正義曰釋蟲云蝎桑蠹李巡 云蝎木中蟲也穆天子傳云天子蠹書於羽陵

曝去書內簡中之蟲是蟲在木中謂之為蠹昭三年傳云
公聚朽蠹則在諸物之中皆名為蠹故云害物之蟲也害
物之蟲既名為蠹故害於物者皆以蠹言之孫子兵書云
興軍十萬日費千金是兵為財用之蠹也 注折俎至之
事 正義曰折俎謂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周語文也宣十
六年傳曰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
禮也彼傳之意言享公當依享法有體薦也享卿當如宴
法有折俎也彼王自言之故云王室禮耳其諸侯之待公
卿禮法亦當然也故此享趙孟而置折俎合卿享宴之禮
故曰禮也周禮大司馬云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
令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是司馬掌會同薦羞之事故宋人
此享令司馬置折俎也 仲尼至文辭 正義曰此文甚
略本意難知蓋於此享也賓主多有言辭時人跡而記之
仲尼見其事善其言使弟子舉是宋享趙孟之禮以為後
人之法丘明述其意仲尼所以特舉此禮者以為此享多
文辭以文辭可為法故特舉而施用之 注宋向至文辭

正義曰杜以賓主之辭禮有定式於此享也何以獨多故
解其多辭之意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
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所言孔氏
聘辭不知事何所出實享禮而謂之為聘舉舊辭而目曰
孔氏事亦不必然也 注趙武命盈追己 正義曰沈氏
曰知非晉侯命者若是晉侯應云甲寅荀盈至今云從武
至故知趙武命也杜云後武遣盈如楚見此意耳 以藩
為軍 正義曰古人行兵止則築為壘塹以備不虞此以
藩籬為軍者方欲弭兵以示不相忌也 注伯夙荀盈
正義曰伯夙即是荀盈於傳亦無明據未測何以知之服
虔云伯夙晉大夫其意以為別有伯夙非荀盈也 志將
至及三 正義曰志將逞乎言其不得逞也在心為志出
口為言志有所之言乃出口故志以發言也與人為信必
言以告之故言以出信也於人有信志乃得立故信以立
志也人之處身於世常恐不得安定參即三也言也信也
志也三者俱備然後身得安定欲安其身用此三者以定

之信亡則志不立矢志必死不久何以得及三年 匹夫至其死 正義曰匹夫謂賤人也賤人一為不信猶尚不可況國卿也不信之人盡蹈其死言無得生者前覆曰踣謂倒地死也 食言者不病 正義曰不病者不唯病害而已必至於死也言之不用若食之消散故謂無信為食言也 夫能至及是 正義曰夫謂宋也宋能致死助我今晉師與宋致死不但唯敵於楚雖更力倍於楚可也子何須懼焉又想楚人之情不應及是之惡 注兩事至躬之 正義曰案傳上文六月戊申叔孫豹至丁卯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子木乃請晉楚之從交相見則叔孫發魯之時未有此交相見之議也子木既有此請季孫在國聞之季孫使謂叔孫者使人就宋謂之也於時季氏專魯國之利害季孫所量自慮兩屬貢賦必重疑邾滕將為人之私故令豹比視小國此直季孫意耳非公意也若是餘人為使季孫以己意命之無敢違者但叔孫彊直季孫所憚告以己意恐不見從故假稱公命以懇勸之望其敬

公命而遂已志也長歷丁卯是六月二十一日也辛巳是七月五日也丁卯已有此議辛巳方始結盟則叔孫既得公命其去盟日猶遠反魯覆請足得往來但叔孫知非公命不復更請臨盟則率己之意自從所欲故釋例云豹不登朝固請受命而行邾滕降次事非機危既不馳請又不辭會率意改命失命之甚是言其間足得反請而叔孫不請故責之也 注季孫至貶之 正義曰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此以公命非公可知叔孫亦知非公命故不肯從之其實叔孫違命止違季孫意耳但季孫假以公命謂之叔孫雖內知非公而其辭稱公即須從命叔孫既得此命宜應內自思省我君由來無命今君唯以此命命我事雖非理亦宜聽從如是則敬君之情深矣豹宜崇此大順之道以顯弱命之君而乃校計公言是非不肯同於小國遂其小是以忘大順故貶之此義至妙唯杜始得之矣賈逵云叔孫義也魯疾之非也服虔云叔孫欲尊魯不為人私雖以違命見貶其於尊國之義得之

族是文貶也傳言違命是實惡也賈服違經反傳背左氏異孔子孔子貶之賈達賞之丘明言其違命服虔善其尊國是不以丘明之言解左傳不以孔子之意說春秋也且晉至久矣正義曰陳蔡鄭許乍南乍北成二年楚公

子嬰齊為蜀之盟諸夏之國大夫皆在是晉楚更代主諸侯之盟實久也注小國主辨具正義曰盟實大國為主而此云小國主盟知其主辨具也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鄆

行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燕也所言主辨具者如彼執牛耳之類皆小國主備之法當小國執牛耳鄆衍吳公子執之者於時吳為盟主夷不知禮

故自使其人執之也盟法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此盟爭先敵不爭主備叔向以小國主盟為言者叔向以久爭不決或將戰鬪因盟時小國有所主欲令趙孟下楚假此

以勸之耳注客一至為客正義曰享宴之禮賓旅雖多特以一人為客燕禮者諸侯燕臣之禮也經云小臣納

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乃云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為賓賓出立于門外更使射人納賓公降一等揖之

賓即客也是客一坐所尊也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為客二十三年傳也魯語云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路堵父為

客羞鼈小堵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食之遂出文伯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上尸享養上賓鼈

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是一坐所尊敬之事也案燕禮記曰公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又聘禮

燕聘賓則以上介為賓此宋公享大夫以趙孟為客者燕禮謂與已之臣子燕嫌卿敵公故以大夫為賓聘禮據特

來聘者敬其使人故使介為賓此則兼享晉楚大夫異於常禮以尊敬霸主之國故令趙孟為客服虔云楚君恒以

大夫為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君也楚先敵為盟主故尊趙孟為客案此享宋為主非楚為主服之疾也劉炫云

兼享晉楚之大夫不以屈建為賓者賓唯一人出自當時意耳子木至對也正義曰上云晉卿不如楚其大夫

正義曰上云晉卿不如楚其大夫

正義曰上云晉卿不如楚其大夫

則賢是也 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會

賢聞於諸侯故問之 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

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祝陳馨香德足副之

故不 愧 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尚上也 能歆

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 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

主也五君謂文襄靈成景 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

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

疏 注五君謂文襄靈成景 正義曰晉語訾柘對范宣子曰武子佐文襄諸侯無貳心為卿以輔成景軍無

春秋正義十四

二十九

葉敏

敗政及為元帥居大傅國無姦民是以受隨范是其光輔

五君也服虔云文公為戎右襄靈為大夫成公為卿景公為大 傳 晉荀盈遂如楚泣盟重結晉楚之好 鄭伯享趙

孟子垂隴自宋還 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

叔二子石從二子石印 趙孟曰七子從君以

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賦武亦以觀七子

之志詩以言志 子展賦草蟲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

韜止我心則降 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不

可以 主民 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辭君 伯有賦鶉之

賁賁

鵠之賁賁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鵠鵠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為兄我以為君也

趙

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閭況在野乎非使人

之所得聞也

第簣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閩門限使人趙孟自謂

子西

賦黍苗之四章

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列列征師召伯成之比趙

孟於召伯

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

推善於其君

子產

賦隰桑

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趙孟曰

武請受其卒章

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武欲子產之見

規

子大叔賦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春秋正義二十四

四

李

趙孟曰吾子之惠也

大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

印段賦

蟋蟀

蟋蟀詩唐風曰無以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儀

趙孟曰

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

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

公

孫段賦桑扈

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祐

趙孟曰匪

交匪敖福將焉往

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

若保是言

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

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

之以為賓榮

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倡賦詩以自寵故言公怨之以為賓榮

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先亡叔向曰然已侈所

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年也為三十年鄭殺良霄傳

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

者也在上不忘降謂賦草蟲曰我心則降印氏其次也

樂而不荒謂賦蟋蟀曰好樂無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

之後亡不亦可乎疏注鶉之至君也正義曰伯有賦此詩者義取人之

無善行者我以此為君是有嫌君之意於時鄭簡公是穆公之玄孫良霄是穆公之曾孫君非良霄之兄杜言并取

人之無良我以為兄者因詩成文故連言之劉君以為非兄而規杜非也注第箒也正義曰釋器云箒謂之第

孫炎曰牀也郭璞曰牀版也然則牀是大名箒是牀版檀弓云大夫之箒與箒名亦得統牀故孫炎以為牀也保

家之主也正義曰大夫稱主言是守家之主不亡族也下云數世之主亦然詩以至賓榮正義曰在心為志

發言為詩是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鄭君實未有罪伯有稱人之無良是誣其上也但伯有不臣被公之所怒以公

怨怒當自須掩蓋而賦詩道公無良反將公之所怨以為賓之榮寵劉炫云而公顯然將比來之怨以為對賓之榮

樂也樂以至可乎正義曰印段賦蟋蟀義取好樂無荒無荒即不淫也好樂則用樂以安民也其使民也又不

淫以使之民皆愛之守位必固在人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

之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公與之邑六十以示

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

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

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

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

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

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謂湯武

亂人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

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

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

春秋正義二四

四十一

張樞

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左師辭邑向氏

欲攻司城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

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

之司直詩鄭風司主也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善其不阿向成何

以恤我我其收之逸詩恤憂也收取也向戌之謂乎善向

戌能知其過疏注欲宋至邑也正義曰服虔云向戌自以

如服此言免死謂止兵不鬪民免死也杜以為謙則向戌

自以為己免死也若使計謀不當則罪合死自矜其功言

己得免死故請賞邑也廢興至諸侯正義曰言之術者謂德刑禮義是興存盛明之法術也驕殘虐是廢亡

昏闇之法術也皆兵之由者謂皆畏懼此兵行善不行惡
畏之則興不畏則亡故云皆兵之由也言不亦誣乎者謂
廢興存亡悉皆由兵向戍之意以廢興存亡不須用兵是
實須而誣罔云不須故云不亦誣乎服虔云斃踣也一曰
罷也則知服本作弊王肅董遇本皆作蔽謂以誣人之道
掩諸侯也杜本作蔽當如王董為蔽掩之也 削而投之
正義曰宋公賞邑書之於札向戍執之以示子罕子罕削
其字而又投之於地也向戍初謀此事子罕不即止之而
至此始怒者蓋初謀子罕不知或 齊崔杼生成及
子罕初亦不覺久思乃知其非也

疆而寡 偏喪曰寡 寡特也 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

孤入曰棠無咎 無咎棠公之子 與東郭偃相崔氏 東郭

偃姜之弟 崔成有疾而廢之 有惡疾也 而立明成請老

春秋正義二十四 四十三 方光

于崔 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 崔子許之偃與

無咎弗子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 宗邑宗廟所在宗主

謂崔明 成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

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

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 夫子謂崔杼 慶封曰

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 癸慶封屬大夫封以成疆之言告癸

盧蒲癸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

彼實家亂子何病焉 君謂齊莊公為崔杼所弒 崔之薄慶

之厚也崔敗則慶專權他日又告成疆復告慶封曰苟利

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

疆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

而出其眾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圍人駕

寺人御而出圍人養馬者寺人奄士且曰崔氏有福止

余猶可恐滅家禍不止其身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

也一言如一家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癸

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堞短垣使其眾

居短垣內以守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

疆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妻東郭姜嬖復命於崔

子且御而歸之嬖為崔子御至則無歸矣乃縊入

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崔明夜辟諸大墓開先人之冢以藏之辛巳崔

明來奔慶封當國當國秉政疏注有惡疾也正義曰若非惡疾猶堪為

後以疾而廢明是惡疾惡疾之惡者也不知其何疾也

論語稱伯牛有疾不欲見人淮南子云伯牛癩此崔成猶

能作亂未必是癩也疆無疾亦不得立者愛後妻欲立明故也父兄莫得進矣正義曰成疆是崔杼之子而云父兄者成疆之意以崔杼任無咎與偃棄遠宗族不可自斥於己故舉宗族父兄也崔氏堞其宮正義曰謂新

築女牆而守之

楚遠罷如晉泣盟

罷令尹子蕩報荀盈也

晉侯享

之將出賦既醉

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

比之大平君子也

叔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

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

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

言政必歸之

崔氏之亂

在二十五年

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

為齊

莊公服喪

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

傳言楚能用賢

十

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

春秋正義二十古

四十五

劉昭

再失閏矣

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

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

疏

注謂斗至

詳矣

正義曰斗建從甲至癸十者謂之日從子至亥十

二者謂之辰傳言辰在申者謂其日昏時斗柄所指於十

二辰為在申也九月當建戌而建申故為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至今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者歷法十九年

為章章有七閏從文十一年至襄十三年凡五十七年已成三章當有二十一閏又從襄十四年至今為十四年

又當有五閏故為應有二十六閏也長歷推得二十四閏者杜以長歷實於其間分置二十四閏釋例云閏者會集

數年餘日因宜以安之故閏月無中氣斗建斜指兩辰之間也魯之司歷漸失其閏至此年日食之月以儀審望知

斗建之在申斗建在申乃是周家九月也而其時歷稱十一月故知再失閏也於是始覺其謬遂頓置兩閏以應天

正以叙事期然則前閏月為建酉後閏月為建戌十二月
為建亥而歲終焉是故明年經書春無冰傳以為時災也
若不復頓置二閏則明年春是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也
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無冰非天時之異無緣摠書春也
尋案今世所謂魯歷者不與春秋相符殆來世好事者為
之非真也今俱不知其法術具依春秋經傳反覆其終始
以求之近得其實矣杜言以儀審望者大史鑄銅作渾天
儀列二十八宿之度設機關候望以測七曜所在故於彼
鑄銅儀而審望之知此月斗建申也長歷稱大凡經傳有
七百七十九日漢末宋仲子集七歷以考春秋魯歷得五
百二十九日失二百五十日是其不與春秋相符也劉炫
云遠取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者以三十年絳縣老人云臣
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全日故又云言通計者若據前閏
以來短計不得有再失之理今遠從文十一年以來計之
是為通計也

春秋正義二十四

四十六

卷四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

建子得以無冰為災而書

夏衛石惡出奔晉

甯喜之黨書名惡之

邾子

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

告將朝楚

冬齊

慶封來奔

崔杼之黨者酒荒淫而出書名罪之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位不為卿

十有

一月公如楚

為宋之盟故朝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

崩

靈王

乙未楚子昭卒

康王也十二月無乙未日誤

䟽

注

二至日誤

正義曰甲寅之後四十二日始得乙未則甲寅乙未不得同月長歷推此年十二月戊戌朔甲寅是十

七日其月無乙未也經有十一

月十二月不容誤知日誤也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

饑乎

梓慎魯大夫今年鄭游吉宋向戌言之明年饑甚傳乃詳其事

歲在星紀而

淫於玄枵

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

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矣次

以有時蓄

陰不堪陽

時蓄無冰也盛陰用事而溫無冰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蛇乘龍玄

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也木為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為蛇所乘龍宋鄭之星也

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為宋角亢為鄭故以龍為宋鄭之星

宋鄭必饑玄枵虛

中也

玄枵三宿虛星在其中

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

饑何為

歲為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時復無冰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

疏

注梓

慎至其事正義曰此年傳鄭游吉云歲之不易宋向戌云飢寒之不恤是今年言之也明年傳云鄭饑子皮餽國

入粟於是宋亦饑子罕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是詳其事也注歲歲至失次正義曰左傳及國語所云歲在者

皆謂歲星所在故云歲歲星也五星者五行之精也歷書稱木精曰歲星火精曰熒惑土精曰鎮星金精曰大白水

精曰辰星此五者皆右行於天二十八宿則著天不動故謂二十八宿為經五星為緯言若織之經緯然也天有十

二次地有十二辰丑子亥北方之辰也次之與辰上下相值故云星紀在丑玄枵在子釋天云星紀斗牽牛也玄枵

虛也孫炎曰星紀日月五星之所終始也故謂之星紀虛在正北北方色玄故曰玄枵枵之言耗耗虛之意也漢書

律歷志云星紀初斗十二度終於娵女七度玄枵初娵女八度終於危十五度是星紀為斗牛之次玄枵為虛危之

次也九年傳稱晉侯閔公生歲乃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言歲星大率十二年而一周天也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言其年歲星在亥也歲星右行於天至此年十一年耳行未及周故此年歲星常法當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年已在玄枵是其淫行失次也漢書律歷志載劉歆三統歷歆以為歲星一百四十四年行天一百四十五次一千七百二十八年為歲星歲數言數滿此年剩得行天一周也三統之歷以庚戌為上元此年距上元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歲餘九百九十以一百四十五乘歲餘得十四萬三千五百五十一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為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為次餘以十二除之得八十三去之盡是為此年更發初在星紀也欲知入次度者以次餘一百二十六乘一次三十度以百四十四除之得二十六度餘是歲星本平行此年之初已入星紀之次二十六度餘當在婺女四度

於法未入於玄枵也傳言淫於玄枵未知已在玄枵幾度此舉其大率耳而五星之次行有遲有疾有留伏逆順於歷法更自別有推步之術此不可詳也 注時菑至發洩

正義曰傳先言無冰乃載梓慎之語則梓慎之語為無冰而發知時菑謂春無冰也言以有時菑者以此歲星淫行之年而有天時溫暖之菑四時之序冬月當寒故溫則為菑害也

冬月盛陰用事陰寒在地當遏陽使不出時應寒而溫無冰是陰陽相競陰氣不能勝陽故陽氣出地地氣發洩而使時

溫無冰也歲星自淫行天時自溫暖其溫不由歲星梓慎以其年有二事而摠言其占耳服虔云歲為陽玄枵為陰

歲乘陰進至玄枵陰不勝陽故溫無冰案下云蛇乘龍乃謂玄枵乘歲星非歲星乘玄枵也若必以此無冰謂歲乘

玄枵所致則成元年春無冰者豈謂歲星乘玄枵乎成十六年雨木冰者復是玄枵乘歲星也 注蛇玄至所乘 正義曰蟲獸在地而有象在天二十八宿分在四方方有七宿共成一象東方為青龍之象西方為白虎之象皆南

首北尾也南方為朱鳥之象北方為玄武之象皆西首東尾也曲禮說軍陳象物云行前朱鳥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是玄武在北方也龜蛇二蟲共為玄武故蛇是玄武之宿虛危之星也七星共為玄武但歲星淫行在虛危之分故特指虛危言之耳傳言蛇乘龍龍即歲星也歲星木精未位在東方東方之宿為青龍之象故歲星亦以龍為名焉龍行疾而失次出於虛危宿下龍在下而蛇在上是龍為蛇所乘也歲星天之貴神福德之星今被乘勢屈是不能祐其本國之象故知宋鄭饑也 注歲星至之星 正義曰歲星屬木木位在東方東方之次皆是龍分天之分野卯為大火辰為壽星大火房心為宋分壽星角亢為鄭分故龍為宋鄭之星也然則寅為析木之津析木燕之分野梓慎言不及燕別當有以知之非吾徒所能測也 枵耗至何為 正義曰枵聲近耗故枵是耗之名也次有三宿虛為其中土虛不實而人民耗損不饑何為也地氣發洩而使時溫無冰即是土虛之事也於時魯國無冰是魯亦地氣發洩下子服惠伯云飢寒之不恤是魯亦饑矣經不書饑饑當差於宋鄭故梓慎唯言宋鄭饑耳 夏

三本三三三二四

四十九

業敏

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 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楚之從

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 交相見故朝晉燕國今薊縣

何為於晉 以宋盟釋齊秦 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 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而後薦賄以副己心 小事大未獲事焉從

之如志禮也 言當從大國請事以順其志 雖不與盟敢叛 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重丘盟在

二十五年

疏 注陳侯至薊縣 正義曰傳言宋之盟故雖在諸國之下止為楚屬發傳故杜明之陳蔡胡尤

為宋盟朝晉其齊燕杞狄先非楚屬其朝不為宋之盟也譜云北燕姬姓召公奭之後也周武王封之於燕居漁陽薊縣其國僻小不通諸夏自召公至簡公款二十九世始見經簡公子獻公十二年獲麟之歲也獻公子孝公七年春秋之傳終矣孝公立十五年卒孝公以下六世始大稱王十二世二百二十五年秦滅之 小事至禮也 正義曰言小國之事大國也當每事順從若未獲大國所命之事但如其志之所欲即不待彼命逆即從之如其志意禮也禮者自卑而尊人故先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承意志是事大之禮也

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

祀禮也

石惡之先石碯有大功於衛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禮

邾悼公來朝

時事也

傳言來朝非宋盟宋盟唯施於朝晉楚

秋八月大雩旱也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

曰蔡侯其不免乎

不免禍

日其過此也

往日至晉時

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也

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

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

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大通

子班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

為三十年為子班弑其

疏 君小國事大國 正義曰一百宋占本及王肅注其
傳 文皆如此君國謂為國君言其為君之難也今定

本作 小國 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

也 魚唇屬故 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

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 謂君

鄭伯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

奔問諸晉而以告 問鄭君應 子大叔曰宋之

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

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 休福 此君之憲

春秋正義二十四

五十一

蔣信

令而小國之望也 憲法 寡君是故使言奉

其皮幣 聘用乘 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 言

有饑荒之難故鄭 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

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

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

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

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

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

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

得乎周易有之在復  震下坤  之頤 

震下艮上頤復 上六變得頤 曰迷復凶 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 陰反陽之卦上處極位迷

而復反失道已遠 遠而無應故凶 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 謂

得鄭朝以 復其願 而棄其本 不脩 德 復歸無所是謂迷

復 失道已遠 又無所歸 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

歸以快楚心 言楚子必死君 往當送其葬 楚不幾十年未

能恤諸侯也 幾近也言失道 遠者復之亦難 吾乃休吾民矣

春秋正義二十四

五十二

貞定考

休息也言楚 禘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 不能復為害

禘竈鄭 大夫 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

帑周楚惡之 旅客處也歲星棄星紀之次客在玄枵 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

南南為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 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慎則曰宋鄭饑禘竈則曰周楚

王死傳故備舉以 示卜占惟人所在 疏 今執至敢憚 正義曰執事謂楚 也楚人詰大叔唯有止還之語耳

令游吉還使鄭伯來故游吉原其意為此辭作甚之言耳 而執事有不利焉違盟言闕君德是於楚為不利也小國

是懼懼楚不利耳不敢自憚勞也 注復上至故凶 正 義曰卦從下起從下而畫陰爻至上六為純坤又將從下

變之故復為極陰反陽之卦也上處極位位極更無所往 故為迷也既迷而後反本從下積而至迷是為失道已遠

上應在三三亦陰爻遠而無應故凶也復易注云復反也
還也陰氣侵陽陽失其位至此始還反起於初故謂之復
陽君象君失國而還反道德更興也頤養也易注云頤者
口車輔之名震動於下艮止於上口車動而上因輔嚼物
以養人故謂頤為養也 注謂欲至其願 正義曰楚子
本意願鄭伯來朝全不顧道理唯欲復其本願 注幾近
至亦難 正義曰幾近釋詁文也十者數之小成言失道
遠者復之亦難故舉成數以言之周易復卦上六爻云迷
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
克征是易有十年之語故游吉期之以十年服虔云此行
也楚康王卒至昭四年楚靈王合諸侯于申距今八年故
曰不幾十年是謂十年不克征也 注旅客至所在 正
義曰易有旅卦傳言羈旅旅皆是客故為客處也歲星常
行之度此年常在星紀星紀是其所居之次也今歲星乘
其所居星紀之次乃客處在於明年所居之次言其未應
往而往向彼立枵之次為客寄也昭二十二年傳云越得

卷之二十四

年三

徐仁

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是歲星所在其國有福當福之衝
其國有禍今失次於北故禍衝在南子午之位南北相衝
淫於立枵衝當鶉火南方為朱鳥之宿帑者細弱之名於
人則妻子為帑於鳥則鳥尾曰帑妻子為人之後鳥尾亦
鳥之後故俱以帑為言也天之分野鶉火周分鶉尾楚分
歲星之衝當此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也歲星客
在立枵唯衝鶉火而鶉尾亦有咎者蓋以歲星漸西衝則
漸東尾之於鳥猶是一身故衝其身而及其尾此則禪竈
能知亦非吾徒所測也此與上文俱論歲星過次所占不
同其事俱驗而立明兩載之是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效驗
惟人所在言其知之在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
於人各自有意見也

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
舍不為壇 至敵國郊除地封 外僕三言曰昔先

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外僕掌自

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

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

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

赦其過失救其蓄患當其德刑刑法也教其

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

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也念解小適大有五

惡說其罪戾自解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奉行

春秋正義二十四

五十四

舊信

之政共其職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之命不然則重

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

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

禍焉可也無昭禍以告子孫



注至敵至郊勞 正義曰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

用束帛勞無設壇之法下云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蓋

以朝禮君親行事重故有之也禮有壇壇者先儒以為除地

曰壇封土曰壇此并言除地封土者尚書金縢云三壇同

壇是作壇在除地之內故除地封土并言之服虔本作壇

解云除地為壇王肅本作壇而解云除地坦坦者則讀為

壇也案下云作壇以昭其功以昭其禍若是除地草穢尋

生不足以昭示後人杜言壇是也下言草舍者不為壇則

不除地故為草舍耳亦皆循之正義口言因循不廢

也齊慶封好田而者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慶封當國

不自為政以付舍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癸氏易內

而飲酒內實寶物妻妾也移而居癸家數日國遷朝焉就於盧蒲氏朝見封

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

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子之慶舍有寵妻女之子

以其女妻癸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

不辟宗何也辨別也別姓而後可相取慶氏盧蒲氏皆姜姓曰宗不余

辟言舍欲妻已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

春秋左傳卷二十四

二十五

卓案考

求焉惡識宗言已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禮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癸

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子皆莊公黨二十五年崔氏弑莊公癸

何出奔今還求寵於慶氏欲為莊公報讎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兵杖

公膳日雙雞卿大夫之膳食養人竊更之以鴛鴦御者

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御進食者養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

慶氏滅其膳蓋盧蒲癸王何之謀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惠公孫慶封告

盧蒲癸以二子怒告癸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

寢處之矣言能殺而席其皮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

共謀了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

雅子尾也言弗敢出不敢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

言云子家折歸父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齊大夫

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子

車名陳文子謂相子相子文子之子無字曰禍將作矣吾

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慶封時有此木

積於六軌之道文子曰可慎守也已善其不志於貨財盧蒲癸

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龜兆曰或卜攻讎

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

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

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季慶示之兆

曰死奉龜而泣無字乃使歸慶嗣聞之嗣慶

族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子家慶禍作

必於嘗嘗秋祭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

悛志悛改寤也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子

慶嗣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戕殘壞也不欲慶封得救難

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

姜癸妻 慶舍女 癸告之 告欲殺 慶舍 姜曰夫子復莫之止將

不出我請止之 夫子謂 慶舍 癸曰諾十一月乙亥

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 臨祭 事 盧蒲姜告

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 至公 所 麻

嬰為尸 為祭 尸 慶氏為上獻 上獻先 獻者 盧蒲癸

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 廟在 宮內 陳

氏鮑氏之圉人為優 優 俳 慶氏之馬善驚士

皆釋甲束馬 束絆 之也 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

里 魚里里名優在 魚里就觀之 藥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

甲 藥子雅高子尾陳 陳須無鮑鮑國 子尾抽桷擊扉三 桷椽也扉 門闥也 以

桷擊扉 為期 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

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薨 薨屋 棟 以俎壺

投殺人而後死 言其 多力 遂殺慶繩麻嬰 慶繩 公

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 言欲尊公 室非為亂 陳須無

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 言公懼 於外難 慶封歸遇告

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

伐內宮

陳鮑在公所故

弗克反陳于獄

獄里名

請戰弗

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

光鑑

形也展莊叔見之

魯大

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

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祀祭

禮食有祭示有所先

也祀祭遠散所祭不共

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

工樂師茅

編逸詩刺不敬

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譟

譟魯受慶封

奔吳吳

句餘子之朱方

句餘吳子夷末也朱方吳邑

聚其族焉而居

春秋正義二十四

五十八

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

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

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

旃

殲盡也旃之也為昭四年殺慶封傳

疏

國遷朝焉與舍政使舍知政事耳封猶

正義曰慶封雖

有當國之重故國之卿大夫皆遷就嬖家朝焉使諸至

反之時正義曰崔氏之亂但是莊公之黨崔氏以之為

當時辟難並悉出奔崔氏既亡慶封召令還國故言使諸

迷亡之人得賊名而出者以己情告而悉反之宗不余

辟正義曰男女辨姓則女亦辟宗癸謂慶舍為宗言彼

宗不於我處相辟也公膳日雙雞正義曰案禮記玉藻云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大牢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其大夫則日食特豚朔月特牲今膳日雙雞者齊國臨時

之事不如禮也 更之以鶩 正義曰釋鳥云舒鳥鶩舍人曰鳧野名也鶩家名也李巡曰野曰鳧家曰鶩郭璞曰鴨也然則謂之舒者舒遲也家養馴不畏人故飛行遲以遲別野名耳其為鴨一也 以其洎饋 正義曰說文云

洎灌釜也周禮士師職云祀五帝則洎饋水鄭玄云洎謂增其沃汁也然則洎者添釜之名添水以為肉汁遂名肉

汁為洎去肉而空以汁饋欲其怨之深也 注二子皆惠公孫 正義曰昭三年傳云二惠競爽猶可又十年傳曰

齊惠藥高氏皆耆酒是知皆惠公孫也 注慶封至之道 正義曰釋宮云六達謂之莊注爾雅者皆以為六道旁出

杜以九達並九軌故亦以莊為六軌也 慶集為上獻 正義曰祭祀之禮主人先獻下文慶舍死公懼而歸則於

時公親在矣又此祭慶舍泣事公與慶舍不為上獻而集為上獻者慶舍使為之不可以禮責也集即繩也為下殺

慶繩張本 注優俳 正義曰優者戲名也晉語有優旄史記滑稽傳有優孟優旄皆善為優戲而以優著名史游

急就篇云倡優俳笑是優俳一物而二名也今之散樂戲為可笑之語而令人之笑是也宋大尉袁淑取古之文章

令人笑者次而題之名曰俳諧集 慶氏之馬善驚 正義曰善驚謂數驚古人有此語今人謂數驚為好驚好亦

善之意也 注魚里至觀之 正義曰杜以優在魚里士往觀之劉炫以為國人從旁為優引行以至魚里以規杜

氏但傳文不顯古事難知劉輒以為規一何煩碎 注薨屋棟 正義曰先儒相傳為然也張衡西京賦曰薨宇齊

平言諸屋棟簷高下等也說文云薨棟梁也是又名為梁此是屋上之長材椽所以馮依者也今俗謂之屋脊 注

禮食至不共 正義曰禮法食必先祭祭古之先食以示有所先也公食大夫禮云賓升席坐取韭菹以徧擣于醢

上豆之間祭又言祭鉶羹於上鉶之間祭飲食於上豆之間是祭食之禮各有其處論語云汎愛眾汎是寬博之語

故知汎祭為遠散所祭言其不共也 注句餘至吳邑 正義曰此時吳君是餘祭也明年餘祭死乃夷末代立昭

十五年吳子夷末卒是也服虔以句餘為餘祭杜以為夷末者以慶封此年之末始來奔魯齊人來讓方更奔吳明年五月而闔弒餘祭計其間未得賜慶封以邑故以句餘為夷末也

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

嫌時已聞喪當書故發例

崔氏之亂喪

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

之丘

在二十五年

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

反其邑焉

反還也

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

邶殿齊別

都以邶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

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

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

春秋正義二十四

六十

魏書

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

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

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

為之制度使無遷也

遷移也

夫民生厚而用利

於是乎正德以幅之

言厚利皆人之所欲唯正德可以為之幅

使無

黜嫚

黜猶放也

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

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

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

公以爲忠故有寵禮記釋盧蒲癸于北竟禮記

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

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亂治也崔杼其有也末

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既崔氏之

臣曰與我其拱壁崔氏大壁吾獻其柩於是得

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

更殯之於路寢也十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崔氏殺

著崔杼尸邊以章其罪葬不如禮故以莊公棺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

也始求崔杼之尸不得疏注六十邑正義曰傳直言

北郭佐邑六十則此亦是六十邑也外不得宰正義

曰外猶以外宰猶益也以邺殿爲外也言吾先有邑更不

得益邺殿耳夫民至幅之正義曰人皆欲生計重厚

而多財用利益心既無厭於是乎用正德以幅之言用正

德以爲邊幅使有度也武王有亂臣十人正義曰尚

書泰誓文也亂治也以武王自言我有治理政事者十人

鄭立論語注云十人謂文母周公大公召公畢公榮公大

顛闕天散宜生南宮适不十人不足以葬正義曰案

武王有亂臣十人而得天下崔子若有十人唯得葬者武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猶知之皆曰崔子言猶尚識其形知是真崔子也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

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已在楚

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滎陽宛陵縣西有黃水西南至新鄭城西入洧

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伯有不受

我必還為鄭國害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言無

以承先祖守其家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言薄

土行潦之蘋藻言賤菜寘諸宗室薦宗廟季蘭尸

之敬也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之中使服蘭之女而為之主神猶享之以其敬也敬可棄

春秋正義二十四

六十二

列昭

乎為三十年鄭殺良霄傳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

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昭伯叔仲帶

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邇近也

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遑暇也不如姑歸也

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言足專任子服子

始學者也言未識遠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成伯

榮駕公遂行從昭伯謀宋向戍曰我一人之為非

為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

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疏

濟澤至敬

也 正義曰此意取采蘋之詩也詩云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彼詩采蘋於澗采藻於潦此并言行潦之蘋藻又別言濟澤之阿者以其亦是出菜之處故先言之也獨言濟者以濟在魯國故穆叔獨舉所見而言也女將行嫁就宗子之家教之以四德三月教成設祭於宗子之廟此詩述教成之祭寘諸宗室謂薦於宗子之家廟也詩言季女而此言季蘭謂季女服蘭草也案宣三年傳曰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是女之服蘭也 向戌至楚也 正義曰魯宋俱是朝楚向戌與叔仲昭伯言不同者二者並為楚是大國故朝其君昭伯欲令公行故以國大勸公言大國可畏也向戌欲令公還故以君身規公言君死宜反也意異故言 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 異耳

也

宋盟有衷甲之隙下以此廢好故曰禮

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

甲寅告故書之以徼過也

徼審也此緩告非有事宜直臣子怠慢故

於此

疏

注徼審至發例

正義曰昭三十年傳云非公發例且徼過杜云徼明也則此徼之訓亦為明明審

此緩告者非有事故宜緩直是臣子怠慢耳杜序以故書為新意故於此發新例以明諸無事故而緩來告者皆是譏其怠慢也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四

鄉貢進士馮嗣祖校勘

